

邹牧仑文化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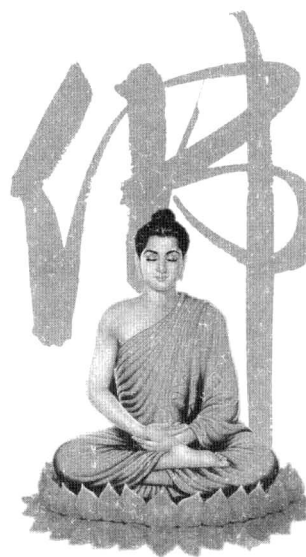
向释尊问佛

邹牧仑 著

邹牧仑文化系列

向释尊问佛

邹牧仑 / 著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向释尊问佛 / 邹牧仑著. —2版.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3. 4

(邹牧仑文化系列)

ISBN 978-7-5507-0645-3

I. ①向… II. ①邹… III. ①佛教一问题解答 IV. ①B94-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8923号

向释尊问佛

XIANGSHIZUN WENFO

出品人 尹昌龙
责任编辑 林星海 于志斌
责任技编 蔡梅琴
封面设计 李松璋书籍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93(批发) 83460397(邮购)
设计制作 深圳市龙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电话:0755-83461000)
印 刷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55千
版 次 2013年4月第2版
印 次 2013年4月第1次
印 数 1-4000册
定 价 48.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再版自序

10年之后，几部文化旧著能够在同一个出版社再出新版，很觉意外。出版方嘱写再版前言，我没有多少话好说。在此，衷心感谢读者诸君，在这个五光十色、瞬息万变、欲望沸腾的时代，伴随我跋涉了一大段跨越时空的漫长思想旅途。

作为此次旅行的发起者和引导者，我深知，这旅途中几乎没有醉人的鸟语花香，没有辉煌灿烂的殿宇楼台，没有温馨芬芳的血缘亲情，没有慷慨悲歌的英雄业绩，没有风花雪月的诗情画意；有的只是动荡岁月里的疾风骤雨，只是变革时代里的混乱无序，只是金戈铁马留下的处处残骸，只是荒凉废墟上的簇簇荆棘，只是礼崩乐坏后的人心叵测。

但人类精神文明的历史正是从这里拉开了沉重的帷幕。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的300年间，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到印度河、恒河，到黄河、长江，再到地中海北岸的爱琴海域，维系东西方世界政治文明纽带的封建制、民主制以及帝国体制，纷纷陷于空前危机。这时，几位人类的伟大启蒙者和思想导师——索罗亚罗斯、释迦牟尼、老子、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突然间横空出世，混沌一团的世界顷刻间呈现出理智的光芒。他们以自己的博大知识、超人智慧、悲天悯人的情怀所提炼出来的新思想、新学说，指引着穷年累月笼罩在刀光剑影之中不得解脱的人类从蒙昧中觉醒。

思想的闸门一旦打开，便犹如高山之流水，很难再被截留；智慧的光芒一旦喷射而出，历史的天空便流光溢彩。于是，孔武有力的武夫被摘掉了王冠，装神弄鬼的神棍被赶下了神坛，道貌岸然的骗子被撕去了面具。曾经四处流淌着血污、泛滥着罪恶的人生道路，开始路线清晰、方向明确，真善美向人们招手致意，人类与野兽就此拉大了距离。我不能想象，如果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这几位思想巨人，没有出现过这个所谓的“突破时代”，人类社会将何去何从？如果没有这几位巨人留下的思想瑰宝来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则人类的精神家园将是何等荒芜、贫瘠和凄凉！

该文化系列此次再版，受出版社之托，对全部书稿进行了简单的梳理，纠正了一些词语文字方面的谬误，个别章节有所增删，但思想主旨没有变化，叙述体例亦大体保持原貌。笔者以为，文化思想作品不唯受限于作者之学识，亦受限于作者之写作环境、写作时间、写作情绪和写作目的。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今日再写释尊、老子、孔子以及耶稣，可能与10年前大不相同，因时过境迁耳。

10年来，该套文化系列蒙读者不弃，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受益良多。批

评意见，全部收下；溢美之词，愧不敢当。至于一些良好的修改建议，则大多非我精力和能力之所及。台湾余先生在《道德经旁说》一书上用红色朱批，谬奖该书是他所见到的最好“道德家”注释本，但令他感到遗憾的是，在老子思想的关键处，拙著不能直下判断，致使著者亦不能在精神上获得解脱，直白地说，就是不能真正走上道家的生命修炼，也就达不到生命的超越。对此，我无话好说。我得承认，我对老子思想乃至佛教的理解，尚局限于学理方面的探讨，不能从宗教信仰立场以及生命豁决层次上进行大幅度超越，因为我从来都不是任何一门宗教的信徒。立于世俗社会理解宗教，我更倾向于发掘和阐述其历史文化里的生命和生活意义，而刻意回避了其理论中关于超越生命的种种修行法门。站在一个凡夫俗子的立场上，我比较赞同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我更愿意接受儒家的人间伦理道德学说。

我在一部尚未出版的著述的前言里写道：

儒释道三位一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向中国人分别提供了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现实主义和唯物主义，解决精神问题的自然主义和唯心主义，解决心灵问题的神秘主义和超验主义。从这些原创文化理论中演绎出了中国人朴实无华的生活观、恬淡平和的自然观和圆满丰盈的生命观。就人类生活方式中所产生出的一般生命现象而言，内心充实和神智清明的中国人既少有精神分裂症患者，也比较罕见精神时时处于极端亢奋的宗教狂，他们对待事物一般采取的是中庸之道而拒绝走向异端和极端。针对人类历史演进历程中经常表现出失去理智的病态行为，中华文化哺育出的中国人的生活态度，无疑更贴近真实的人生。（《俗眼看耶稣》前言）

坦言之，在思想文化领域，尤其是在精神文明领域，我不欣赏一切极端、异端的思想。纵观古今中外历史，从异端和极端思想泛滥处爆发的往往是人类的充满了变态、病态、盲目、迷惘的心理追求，而在异端和极端思想大行其道的岁月里，则随处充斥了人们反常、狂热、疯狂的行为表现，它们屡次把人类推向灾难的深渊。幸福之到来，缓慢而平和；灾难之产生，突然而剧烈。处于大变革时代的人们，要时时警醒，理想主义的画饼从来都不能充饥，它们只是人类幻想的泡沫。

最后，对出版社前任领导张合运先生、旷昕先生，现任领导尹昌龙先生、毛世屏先生、于志斌先生，尤其对志斌、星海二先生，郑重地说声谢谢。

邹牧仑

2013年3月15日于北美

自序

我想没有人会否认，及早推出一些新式的、有时代感的、符合新形势要求的、能够满足一般大众心理的、有利于文化发展需要的佛学著作，是这个道德滑坡时代的迫切需要。这个工作固然需要有人承担，但恐怕不该由我来做，我毕竟是个佛教门外汉，尽管我与儒释道都有些不深不浅的渊源。

记得十几年前，我在北京一所学校里工作期间，有幸结识了为数不多的、拥有佛学造诣的朋友——如中央党校的于晓非先生——他对佛学中的精神世界颇多超越性的领悟，而其向佛之心又是极其的迫切虔诚，每每令我心仪不已。近十余年来，我隐居于海外一些荒僻去处，做着一些表面看上去是清心寡欲而实际上却热血沸腾的事情，所以不大了解晓非先生的近况。以他的聪明、睿智和弘法热情，早该是蜚声海内外的佛学宗师了吧？另一位数十年来持之以恒地“以身试法”的朋友，就是中央党校的张铭泉先生了。他由佛入道，又援道入佛，内外兼修且旁及阴阳术数，走了一条相当曲折迂回的修行之路。在这样一个人心浮动的时代，这份毅力、这份恒心、这份真诚，实在难能可贵，令人叹服！我想，以铭泉先生的锲而不舍、勇往直前的追求精神，现在应该已接近禅境了吧？

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朋友，虽然彼此道不同却时常相为谋，其乐也融融，使我获益良多。8年多岁月的日熏月濡，在我杂乱无章的认识领域里，便也滋长出一些粗浅的佛学知识。但著述一部佛书，是我所不敢企求的奢望，这样的事业对我的朋友们，可能更合适。那么，我为什么居然着手进行了这样一项对我来说是费力不讨好的工作？按佛家说，凡事都有“缘起”，我的这个“缘”是怎么“起”的呢？

草毕《〈道德经〉旁说》一书后，按照原定写作计划，接下来要写

的是一部关于儒家生命哲理的书。我之所以在我的另一本拙著《伴孔子周游》中完全避开儒家的生命哲理，是因为感到那是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一个很庞大的独立体系。其内容繁多而理论精深，充满了抽象的人生哲理和晦涩的人生意义。如果与伦理道德在一部书中交叉完成，则没有百万字数就无法叙述清楚。但大部头著述在今天很难出版，所以，须别撰一书进行专门探讨。

2002年年底，在一次越洋电话中，有幸与海天出版社方映灵女士进行了一次交谈，她热心地询问我下一步的写作计划。因为方女士对中国古典哲学有相当的造诣，我总算是还多少有些自知之明，就不大好意思明说像我这样一个愚鲁笨拙的人居然会萌生出探讨生命哲理的痴念，便期期艾艾地无法作答。方女士犹如指点迷津一般地指教我，说我既已连续写出了儒、道两家的三部曲，不但听了道家鼻祖老子的“大道”，还追随儒家宗师孔子去四处周游，如果不能与佛祖释迦牟尼也结下一点文字因缘，似乎就有些不大尊重。而且，按照中国传统文化三位一体的组合，学者治学岂有厚此薄彼之理？实应该再接再厉地写出一部佛书，这样，儒、释、道三家各自成书，蔚然大观，庶几功德圆满。

最后，方女士大概在电话里听出了我有些底气不足，为了坚定我的信心，便特意提供了一个非常精彩的书名：《听佛陀谈佛》。我很喜欢这个言简意赅的书名，它又恰好与我文化系列丛书中的所有书名都浑然而成一体。现在，拙著即将问世，但为了避免与《听老子讲道》书名词语重复，几经考虑而后定名为《向释尊问佛》，唯其含义仍不出方女士所信手指点的范围之外。在此，谨致衷心感谢！

本来没有一点影子的事，发展到了这般地步，就变得有些像《红楼梦》里的禅诗“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了。“缘”这个东西很奇怪，一旦启动了就难以再搁置起来。按照佛教的说法，因为它的背后受到拥有极其强大的业力之推动，而这种业力连时空都奈何不得，何况区区个人？又何况是与佛学这样一门高深学问之间的结缘？所以，佛教破除人类对生命的痴迷，便以理解“缘起缘灭”为突破口，这实在是了不起的伟大创见！为人类其他宗教的思想家们所远远不及。

放下电话后，心中快快，自我感觉上，自己似乎真的负有了统摄儒

释道三家学术的责任。这种感觉是如此之真切，直使我产生出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激动和冲动，而“天降大任”、“舍我其谁”等古老格言之声声入耳，恰到好处地助长了我的这种不正常心理。这时，耳畔也好像响起了佛家寺院里的悠扬钟声，以及南乡北国——西双版纳老林里的庙宇，岭南丛山中的寺院，塞外草原上的喇嘛寺——都形成了一幕幕清晰逼真的画面，撞击着我的灵魂，扣动着我的心弦。我知道，自己的这种热情一出现，就再也不可收拾了。

我虽然恰好到了知命年岁，但“五十而知天命”的崇高境界为圣人所专擅，决非凡夫俗子所可问津。长期以来，我非但丝毫不能“知天命”，就连对自己的前途命运也甚是糊涂，对世间的一切亦始终怀着一颗童心。童心中既有着天真幼稚的性情，当然也有较为强烈的好奇心以及猎奇的感情冲动。于是，我果真受不住劝诱及新鲜知识的吸引，居然真的不自量力地去触摸佛学这座巍峨直入云霄的神圣殿宇了。

接下来的事情，真是一言难尽。我站在北卡罗莱那大学图书馆三楼的藏书室里，仰望着排列整齐的《大藏经》，默默地发呆。三藏十二部，洋洋数千卷（好像是8000多卷），我怎么能一下子消化得下来？而且，都是日本大正年间出版物的影印本，大大的16开本，每一册都是一两寸的厚度，里面密密麻麻地印满了字迹模糊的铅字。一时间，我只觉得双眼模糊、头脑眩晕、心烦意乱。无情岁月，静悄悄地从身边溜走，我已年逾半百，已经没有时间也没有勇气再付出早年阅读《二十四史》及《皇清经解》时那样充沛而浩大的精力了！何况，佛经对我来说又是如此生疏！何况，我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并不甚佳！更何况，我每日还有八个小时的工要做！我一时陷于矛盾、尴尬和进退两难的境地。

也许仍然是童心的作用，好奇和冲动终究莫名其妙地战胜了惰心与惰性。我知道，即使我最终写不出一部令自己满意的佛书，但如果不能理解一些佛理，则此生必将寝食难安。于是，我决定从佛教（四部《阿含经》）入手，进行浏览式的阅读。

其实，还没有等读毕“四阿含经”，我就已经心中窃喜。原来，释迦牟尼的一切大法虽然贯穿了整个《大藏经》，其佛理却不出“四阿含”之外，而“四阿含”中又以《杂阿含经》最为真实、平实和扎实。而且，

我所要写的这部《问佛》，问的亦是原始佛学中最普通和最平常的道理，所要追寻的亦是佛教中的根本原理，而不是如何得道成佛的修行法门。所以，我完全有理由置其他经典于不顾。我暂且还不想与后来出现的许多大乘菩萨们发生较多接触，我觉得大乘菩萨们对释迦牟尼佛教的诸多发挥阐述，应该属于另外一部著作的范围，向释迦牟尼本人实在问不出所以然来。所以，我擅自决定，依据四部《阿含经》进行创作。

意外地闯入到一个陌生的学术思想领域，在我30多年的治学生涯中，已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了。虽然每一次都并不是没有收获，但我可以断然说，当我终于触摸到了佛学世界的边缘，眼界、心界、意界和境界都由此而产生出一派气象森严的新景象。我深深地感到，如果说世界上有一种有助于人们究天参地并进而理解生命聚集和流转之真理，那就是佛学；如果学术、知识或思想中有一种能够使一名长期困惑焦灼的学人从中产生出巨大的心理满足和极大的精神欢愉，那也就是佛学。

于是，一年后便有了这部《向释尊问佛》问世。说老实话，我自己无力对这部书的优劣作出正确判断，而对于一部自己不能进行学术质量鉴定的著述，我当然不能亦不敢抱有多少乐观态度。我诚然希望这部《问佛》能够帮助读者甚至帮助我自己贴近佛学并顺路走进释迦牟尼的博大精神世界之中，但我对此却没有任何自信。但我想，凡事既有缘起复有缘灭，物有聚复有散，书既已付梓，有无因缘终付一灭！无论书写得如何，对佛学的根本大法，又何足增损其毫发？释迦牟尼在一首偈语中指出：

犹如月亮没有尘垢，
循环不已地在天上周行。
在满天闪烁的群星中，
月亮的光辉最盛大明亮。
纯净的信仰也如此，
警惕传闻并远离吝嗔。
在充满了吝嗔的世间，
吝嗔的报应至为明显。

（《杂阿含经》卷四）

纯洁明净而一尘不染的月亮，无一丝杂念地把银白色的清辉洒遍了每一寸土地，整个世界都因此而呈现出一派柔和而圣洁的光明，一切卑下、龌龊、肮脏、污浊和尘垢就只能躲藏到阴暗角落里不能见天日。

我当然没有摆脱吝啬，我毕竟存身于一个冷漠而自私的世道里，但我决心逃离吝啬如逃寇讎！因为我知道，吝啬和自私永远是人类的最大敌人。我愿以我所知，真诚地奉献给世人；至于其他，则非所计。

是为序。

邹牧仑

2003年11月序于北美半坡园蛇窝

目 录

自 序·····	1
----------	---

引 言：最后的说法·····	1
----------------	---

皮囊已破败——佛魔对话——自然界的震撼——世间
眼灭——有生即有死——阿难的忧虑——世尊的委托——切
磋和印证

上篇——苦海无涯

一·人生牢笼·····	23
-------------	----

远方来客——故国何所觅——没有母爱的童年——深
宫里的孤独——流行思想

二·自然变迁中没有“我”·····	34
-------------------	----

流星的启示——我在与我执——自我放大后——哪里
有一个“我”——生命的构成——没有永恒的存在——人类
在自然中的地位——现实中的“我”——真我与假我

三・天地间的神秘力量..... 47

走进业力——业报的触目惊心——业力是什么——
业力的神秘性——业的力量——别业和共业——潜伏的共
业——业的善恶——业的感应

四・五种力量的汇聚..... 73

生命和生活——五蕴是什么——生命之展开——五根
和五境——受蕴与无明——想蕴——行蕴——识蕴

五・苍茫宇宙中的因果率..... 91

从业力到因果——因与果——因中之因——果中之
果——生活中的因果——善因与善果——恶因与恶果——因
果与报应——如何超越因果

六・像链条一样的因缘..... 111

什么是因缘——缘所以起——缘与人体——十二因
缘——十二因缘的阶段性的——十二因缘的排列——因缘的链
条之间——细解因缘——生命中的因缘

七・大轮回中的悲欢..... 132

五道和六道——众生陷于迷津——地狱中的惩罚——畜
生的遭遇——饿鬼的处境——人生苦难——天界的虚假——
生命轮回中的流泪——生命轮回中的流血——生命如水泡

中篇——普度众生

八・死网恢恢的宇宙..... 153

从小我到大我——流动变迁的宇宙——时间与空
间——生命如流水——万物竞奔——生存本能——生物间的
敌意——血腥的画面——劫数如漫漫苦海

九·颠倒的世界..... 171

燃烧的眼睛——色彩的诱惑——一切忧苦因眼起——
大火在世间燃烧——现象界——境界与相——心与界合

十·如梦人生..... 184

世界与世界观——假象之缘起——生活价值——人类
所营造的世界——醉生梦死——非法收受——歌舞娱乐的害
处——冲锋陷阵的害处——凶恶的帮主——如何调伏众生

十一·执与迷..... 203

人生的书——生命以欲望为本——处境与环境——摄
境与入境——心境、意境与情境——佳境与幻境——梦境与
化境——境况和境遇——世道陷阱

十二·有情世界的形成..... 220

又见雪山——情是何物——缘起缘落皆是爱——爱牵
着脖子——爱的罗网——美色的诱惑——破除爱欲

十三·入世与出世..... 236

情与世间——人世的构成——长夜轮转——对世间的
态度——世间是感觉——世间是器官——癫狂的表现——百
尺红尘中——消除恐怖——惭愧法门

下篇——万法归宗

十四·四圣谛..... 255

阿难的忧虑——说苦谛——说集谛——说灭谛——说
道谛——生命中的苦——三转法轮

十五・八条修行的正道…………… 272

学与不学——说正见——说正志——说正语——说正业——
说正命——说正方便——说正念——说正定——正邪的区别

十六・自我约束的十种善行…………… 289

人间佛教——何谓十善道——众生平等不滥杀——非法索取
是偷盗——好色无行是邪淫——言不由衷是妄语——恶语相加是
恶口——挑拨离间是两舌——谈吐轻薄是绮语——贪得无厌是贪
欲——怒发冲冠是嗔恚——不辨是非是邪见

十七・怎样到达彼岸…………… 311

回头才是岸——此岸与彼岸——怎样进入彼岸——诸法无
常——诸行无常——涅槃寂静——涅槃的别名和含义

十八・佛教中的无记…………… 329

关于无记——世间的有无——身体与命——死后的有和
无——自作自觉与他作他觉——苦的自作与他作

十九・了却一切得果位…………… 342

圣洁的光辉——什么是佛——什么是佛法——三藏——三皈
依——把金针度人

尾 言：进入大涅槃…………… 355

明月如镜——最后一个弟子——临终前的教诲——遗愿和遗
嘱——由禅定而涅槃——普天同悲

后 记…………… 366

引言：最后的说法

皮囊已破败

绵绵不断的巍峨群山不但把印度次大陆与东亚的广大高原凭空劈开，而且把来自蒙古高原以及西伯利亚的寒流阻挡在了青藏高原以东和以北不得西下和南下半步。于是，以喜马拉雅山为鲜明的标志，亚洲的气候带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区域，高山以东的绝大多数地区都有四季的分别，而高山以西却没有四季之分。所以，古代印度的历法中没有春、夏、秋、冬的四季分别，只把一年分成了雨季和旱季。

天色已是黄昏，夕阳病恹恹地垂挂在西北方的地平线上，呈现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清晰轮廓，又大又圆且色彩鲜明，把水波涟涟、雾气腾涌的恒河水染成了一片橘黄色，阔大的天地间一片空茫。

空荡荡的道路上早已没有了行人。夕阳将坠，明月将升，夜风徐徐吹来，把许多热带植物散发出的不同气味交相混杂到了一处，弥漫在大地四处，就使落日余晖下的静谧土地上充满了尘世的温馨。

公元前485年12月，正是旱季时节，79岁高龄的释迦牟尼偕同弟子阿难一路行化来到了遮婆罗塔地区。

此刻，释迦牟尼端坐在河旁高坡上的一片枯黄的草地上，刚刚走过了一大段长长的旅途，他感到疲惫已极，一阵阵酸痛袭击着他的周身，他不得不把身子依靠在一棵树干上。此刻，他默默地注视着苍茫的天地，心灵就自然而然地融合进了宇宙之中而变得一片空灵。忽然，他心中产生出一阵奇妙的感觉，他觉得从缥缈虚无的天地之外隐隐约约地传来了一种神秘力量，这个力量正通过一个微妙的方式在暗示着他、呼唤着他、感染着他，甚至在吸引着他。他真切地体验到那个力量的涌现之处正是他40多年来所努力追求的终极目标，那里将是他无数个生命轮回的终点，那里将是

他生命的最后归宿。

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也许早在故国覆灭那个时候，释迦牟尼就感到自己的法身距离最后寂灭已经为期不远了，但那还只是一种非常模糊的感觉，从来都没有产生如此真切和迫近的感觉。现在，他不但知道自己即将结束这漫长的生命历程，也准确地感受到了生命结束的具体日期。他为此感到欣慰，对于生命所依附着的这副皮囊来说，近80年的岁月实在是有些过长了。近几年来，释迦牟尼老病缠身，精力和思维都已经有些迟钝，他深切地感到生命力正一点点地离他而去。

究竟是按照自然规律而迅速甩下这副早已陈腐衰老的皮囊呢，还是为了教化芸芸众生及早觉悟而继续存留在世上一个劫？释迦牟尼一时间有些委决不下。确实，释迦牟尼在将近50年的传教活动中，栴风沐雨、含辛茹苦、日中一餐、树下一宿，始终过着极为简朴甚至简陋的行乞生活。他的足迹几乎遍及了雪山南北、恒河上下，他以自己开悟后的大智慧来教导世人，已可谓不遗余力，眼下确已筋疲力尽。近几年来，释迦牟尼年老体衰、疾病缠身，甚至举步艰难，他感到自己对世人已经尽到了最大努力，现在实在应该郑重地考虑寂灭问题了。但面对着深陷于滚滚尘世的生老病死循环之中而不得解脱的芸芸众生，博大的慈悲心又使他觉得自己还应该继续努力下去，直到度尽天下苍生为止。

大块大块的火烧云把天空染成了一大片燃烧着的火海，一阵已经消失了多年的心灵躁动搅动得释迦牟尼不得不从禅定中收回心神，他想就是否灭寂的问题征询一下阿难的意见。

阿难是释迦牟尼的堂弟，小世尊31岁，恰好出生于佛陀于菩提树下求得正果的时候，当世尊得道回乡弘法时，少年阿难即追随世尊出家修道，迄今已将近40年了。阿难天资聪敏、才华横溢、相貌出众，具有过耳、过目不忘的才能，而且心地仁厚、多结善缘。而且，阿难加入僧侣团不久，就成为世尊的随身侍从，时时不离左右，因此经常得闻世尊的高深佛理，此刻，阿难是整个僧侣教团中公认的“多闻”第一。

看到阿难正在盘膝端坐在距离自己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下潜心修持，释迦牟尼心中不由得泛起一阵亲情。40多年来，一个天真活泼、聪明伶俐的小孩子，现今居然成为参透生死奥秘、勘破天地玄机的得道罗汉，释迦牟

尼为此深感满意。

释迦牟尼微笑着对阿难说：

诸有修四神足，多修习行，常念不忘，在意所欲，可得不死一劫有余。阿难！佛四神足已多修行，专念不忘，在意所欲，如来可止一劫有余，为世除冥，多所饶益，天人获安。

（《长阿含经》卷二）

释迦牟尼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阿难竟是一脸茫然，默然无所对。释迦牟尼又接连问了三次，阿难仍然沉默无语。随后，阿难索性从世尊身旁起身离去，走到稍远处一棵大树下继续修持。

佛魔对话

正当释迦牟尼有些疑惑不解时，平地里一阵凉风吹过，地面上突然阴气逼人。他顿时明白了其中缘故，不禁笑道：

故人远来，何不现身？

这时，便见天魔波旬笑吟吟地从一团黑暗处徐步踱了出来，向释迦牟尼躬身行礼后，乃开口道：

佛意无欲，可般涅槃，今正是时，宜速灭度。

（同上）

释迦牟尼闻言，一时默然，心知冥冥之中的劫数确是人力难以抗拒，这是一种来自宇宙深处的定数，即使自己已经达到了三觉完满也仍然无法抗拒，看起来自己欲为众生解脱而延续一劫寿命的想法已无从实现了。既然天意如此，人力徒奈何！

于是，释迦牟尼说：

且止且止，我自知时，如来今者未取涅槃，须我诸比丘集，又